

少数派报告

The Minority Report



PHILIP K. DICK

科幻经典



少数派报告
The Minority Report

PHILIP K. DICK

迪克科幻



The Minority Report
© 1971 Philip K. Dick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
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ntage Books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少数派报告
作 者 菲利普·迪克
译 者 曾 鸣
插 图 李金涛
责任编辑 单 婷
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(邮编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(邮编 210037)
电 话 025-5521756
开 本 67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4.75
插 页 2
字 数 223 000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 200 册
书 号 ISBN 7-5343-4866-8/G·4561
定 价 24.00 元
邮购电话 025-5400774, 8008289797
批发电话 025-3303538, 3300420
盗版举报 025-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邮购免收邮费,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目 录

少数派报告	1
第二类型	37
宇宙威龙	87
伤心布罗毕	110
死亡指令	129
魔力玩偶	180
电 蚁	197
冒名顶替	217

少数派报告

1

安德顿看见这个年轻人时的第一反应是：我正在变成秃顶。秃顶、肥胖和年老。不过他没有说出来，相反，他推开椅子，站了起来。他绕过桌子，坚定地走过来，直直地伸出右手，勉强地微笑了一下，同年轻人双手相握。

“威特沃？”他问道，同时尽量使声音显得有礼貌些。

“正是，”年轻人答道，“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埃德。假如你和我一样，都不喜欢过分的客气。”他白皙的脸上显出过分的自信，他认为那事情已经定了——威特沃和安德顿一开始就合作顺利。

“你找这座大楼遇到麻烦没有？”安德顿警惕地问，无视对方友好的姿态。他暗暗想道：天啊！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东西。安德顿害怕了，全身出着冷汗。威特沃在办公室内走了几步，好像已经拥有了这座大楼——现在在丈量其大小。难道他不能等几天——一个合适的间隔？

“没有麻烦，”威特沃双手插在裤袋里轻松地回答，他热切地注视着排列在墙上的各种卷宗。“你要明白，我不会毫无准备地到你的局里来的。对于预防犯罪的工作，我已经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。”

安德顿颤颤地点燃了烟斗，“我倒想听你说说它进行得怎么样。”

“不坏，”威特沃说，“事实上，十分好。”

安德顿死死地盯着他，“这是你个人的意见，或者仅仅是客套话？”

威特沃坦然地面对着他，“既是个人的，也是大家的。参议院对你的工作很满意，事实上，他们很感兴趣。”他补充说，“高龄老人们特有的那种兴趣。”

安德顿心里直犯嘀咕，但仍努力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。他不清楚威

特沃真正的想法，究竟在这平顶的脑壳里有些什么想法？年轻人的眼睛是灰蓝色的，明亮的，聪明得让人心烦意乱。威特沃不会受人欺骗，而且明显野心勃勃。

“据我理解，”安德顿说得很谨慎，“你将是我的助手，直到我退休为止。”

“这也是我的理解。”对方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“或许是今年，或许是明年，或许是十年之后。”安德顿手中的烟斗在抖动，“你知道，我还没有准备退休。我创造了预防犯罪学，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，这个决定权在我。”

“当然。”威特沃点点头，他的表情仍然很坦率。

经过一番努力，安德顿慢慢平静下来一点，“我只是把事情变得直截了当而已。”

威特沃表示同意：“从今以后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”他显得真心实意，问道，“你给我介绍一下组织系统好吗？我想尽快了解这里的情况。”

当他们走过一排排黄颜色的忙忙碌碌的办公室时，安德顿说：“当然，你是熟悉预防犯罪理论的，因此这些工作对你来说并不是太难。”

“我有一些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，”威特沃回答，“利用你的预报者实变体理论，你已经勇敢并且成功地废除了犯罪后罚款坐牢的惩罚制度。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，惩罚对于犯罪从来就不起什么威慑作用，而且对受害者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安慰。”

他们走进装潢考究的电梯。当电梯迅速地把他们往下送时，安德顿说：“你或许已经掌握了预防犯罪在法律上的关键问题，但是，我们逮捕的却是还没有犯法的个人。”

“但是他们会犯法的。”威特沃肯定地说。

“很幸运，他们没有来得及犯法。因为他们在进行暴力行动前，我们就抓住了他们，所以这种犯罪本身绝对是设想中的，因此我们宣布他们也是该受谴责的。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是清白的。”

走出电梯，他们又沿着黄色的走廊向前。

“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重大罪行，”安德顿继续说，“这或许就得益于我们有关满了准罪犯的拘留营。”

一道道门开了后又关上，他们来到了分析机旁。在他们面前摆着一

排排醒目的设备——数据接受器,和对传送过来的数据加以研究和整理的计算机。在计算机上方,坐着三个犯罪预报者,陷在像迷宫般的线路中几乎看不出来。

“他们就坐在那里,”安德顿干巴巴地说,“你对他们有何想法?”

在阴沉沉的近乎黑暗之中,坐着三个“白痴”,嘴里都在含糊不清地唠叨着。每一句语无伦次的话语,每一个任意的音节,都得到了整理、分析和比较,以视频信号形式加以重组,改录在传统的穿孔卡上,并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编码插口中去。三个“白痴”整天都在嘀咕,他们被囚禁在特制的高背椅上,由金属带子、无数的线路和夹子绑在固定的位置上。他们生理上的需要会自动地得到满足,但他们没有精神上的需求,他们轻声低语,目光呆滞,活得像植物人一样。这三个喋喋不休、笨手笨脚的家伙在分析机前嘀咕,而分析机却在记录预言。当三个“白痴”——犯罪预报者在讲话时,机器将他们的话当做预言仔细地记录着。

威特沃的脸上失去了愉快和信心,眼神中露出一种失望情绪。“这令人不快。”他说得很轻,“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这种样子——”他在考虑适当的词语,一边做着手势,“如此畸形。”

“畸形,而且智力迟钝,”安德顿立刻表示同意,“特别是那个姑娘。唐娜已四十五岁,但看起来只有十岁,她的才能是可以理解一切事物,特殊的大脑使前额区的平衡力萎缩。但什么是我们感兴趣的?我们能得到预言,预言能传递我们所需要的东西。这些预言他们根本就不理解,但我们能理解。”

威特沃克制了自己的情绪,走过房间来到分析机旁,从一个插口上拿起一堆磁卡。“这些是已出现的名字吗?”他问。

“显然是的。”安德顿皱起眉头,从他手中拿过磁卡,“我还没有机会检查呢。”他解释说,一边急于掩饰他的不满情绪。

威特沃注视着机器,向插口里放进一张新卡,接着是第二张、第三张。从尖叫着的转盘盘中,卡一张接一张地打了出来。“犯罪预报者真的可以看到遥远的将来?”威特沃问道。

“他们能看到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,”安德顿告诉他,“充其量不过提前一两个星期。很多数据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用途——与我们行业不相关。我们把它们送到有关部门,而有关部门同我们交换数据,每一个重要

部门都有贮存猴子的地下室。”

“猴子？”威特沃不解，“噢，对了，我明白了。以猴减人。教人止恶行善，洁身自律。真有意思。”

“他们很聪明。”安德顿收集了从旋转机上出来的新磁卡，“有的名字将全部去掉，留下来的多数记录着较轻的罪行：小偷小摸、偷税逃税、人身伤害、敲诈勒索等，你一定知道，预防犯罪学使过去几年的重罪率下降了99.8%。我们很少抓到杀人犯和叛国犯。毕竟，罪犯都知道，在他们有机会实施罪行前一周，我们已把他们关进拘留营里了。”

“那么，最后一次真正的谋杀案发生在什么时候？”威特沃问。

“五年前。”安德顿说，话音中带着骄傲的口气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一个罪犯逃避了我们的追捕队。我们掌握了他的姓名，事实上我们对他罪行的细节都一清二楚，我们知道受害人的姓名、预谋暴力的确切地点和时间。但是尽管有我们在，他仍然实施了他的计划。”安德顿耸了耸肩，“毕竟，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罪犯的行动和心理。”他翻了翻磁卡，“但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大的成功。”

“五年中才发生一次谋杀案。”威特沃又有信心了，“这是相当不错的记录……值得骄傲。”

安德顿轻声地说：“我很自豪。三十年前，我创造了这种理论——回顾当时，惟利是图的人都在想着如何在股票市场上快速致富，而我却预见到了预报者实变体理论是一项有着巨大社会价值的事业。”

他把一沓磁卡递给沃利·珮奇——专门负责猴子脑袋的他的下属。“看看哪几个是我们所需要的，”他对他说，“你自己判断吧！”

珮奇拿着磁卡走了，威特沃深思熟虑地说：“这个责任可重大了。”

“对，责任确实重大，”安德顿表示同意，“如果我们让一个罪犯逃掉——五年前曾发生过——那我们的人就问心有愧。我们是惟一能够对犯罪负责的，如果我们失误，有人就会死亡。”他使劲把三张磁卡从插口中抽出来，“这是公众对我们的信任。”

“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——”威特沃犹豫地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抓到的人必须向你多多进贡……”

“那不起任何作用。一份磁卡的副本档案已经在军队总部打出来了，

用于核查和监督。他们的眼睛会一直盯着我们，一直盯着。”安德顿对最上面的卡看了一眼，“所以，即使退一万步说，我们想接受一次——”

他打住了，嘴唇咬得紧紧的。

“怎么了？”威特沃好奇地问。

安德顿小心翼翼地包起了最上面的一张磁卡，把它放到裤袋里。“没什么，”他咕哝着说，“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他的严厉的声音使威特沃脸上浮出一阵不满，“你是不是真的讨厌我？”他说。

“对，”安德顿承认了，“我不喜欢你，但——”

他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到这种地步，连他自己都不能相信。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，一定出了差错，他头晕眼花，努力稳住自己乱作一团的想法。

在那张磁卡上有他的姓名，第一行——一个已经被控告的未来杀人犯。根据磁卡上已编码的文字，预防犯罪的实施者约翰·爱立信·安德顿准备谋杀一位男士，而且就在下星期。

他绝不相信会有这种事。

2

在外面的办公室里，安德顿的苗条而性感的年轻妻子莉莎正站着同珮奇谈话。她正热烈而紧张地说着什么，所以当威特沃和她丈夫走进来时，她几乎未抬头看一眼。

“亲爱的，你好！”安德顿说。

威特沃默不作声。当他的眼光停留在这位穿着整齐的警服、棕色头发的妇女身上时，他无力的眼睛亮了一下。莉莎现在是预防犯罪学的官员，威特沃知道她曾当过安德顿的秘书。

注意到威特沃脸上的神情，安德顿停了片刻又反思起来。在机器上伪造卡片需要一个了解内幕的同谋——此人同预防犯罪学有密切的关系，而且此人能有机会接近分析机。莉莎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是可能性的确存在。

当然，共谋可能是大规模的和煞费苦心的，远远比把一张磁卡非法操纵，加载入某一线路要复杂得多。原始数据本身是可以作假的，一想到这

些可能性，他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原先的一时冲动的计划——打开机器，取走全部数据——变得毫无意义，而且显得原始笨拙。他那样做只会进一步连累自己。

他大约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可以利用。到时候，军队人员会检查他们的磁卡，从而发现少了一份磁卡。他们在档案中会找到他盗走的磁卡的副本。在两份磁卡中他只有一份，这就是说，他的名字还是很可能摆在珮奇的写字台上，让人一览无遗。

从大楼外边传来了警车声，例行的巡逻追捕开始了。在他被抓住之前，还剩多少时间呢？

“亲爱的！出什么事了？”莉莎不安地问，“你脸色难看，像见到了鬼一样。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很好！”他努力使她相信自己平安无事。

莉莎似乎突然意识到埃德·威特沃的存在。“亲爱的，这位先生是你的新来的同事？”她问。

安德顿警惕地介绍了他的新来的副手。莉莎微笑着，友好地问好。他们也许早有联系？他说不上来。天哪！他开始怀疑一切——不仅他的妻子和威特沃，而且还有他单位里的十几个成员。

“你从纽约来？”莉莎问。

“不，”威特沃答道，“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芝加哥。我现在住在一个旅馆里——城里最大的旅馆之一。等一等——我在什么地方把这家旅馆的名字写下来了。”

当他不自然地摸着口袋时，莉莎建议说：“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共进晚餐，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结识相处。”

安德顿吃了一惊，后退了一大步。他妻子的友好姿态意味着什么？是仁慈，还是偶然的？如果威特沃将和他们共进晚餐，那么他就可以有借口跟踪至安德顿的私人住处。他深感不安，不知不觉向门口走去。

“去哪里？”莉莎惊奇地问。

“回到猴子小组去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我想在军队见到一些相当奇怪的数据信息之前，先核查一下。”很快，他已经走到过道里了。

他飞快地朝楼梯转弯口走去。他大步走下楼外的梯子，走向公共人行道，而莉莎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。

“你究竟怎么啦？”她抓住他的胳膊，迅速跑到他前面，“我知道你要走，”她叫喊着，一边挡住他，“你出了什么事？大家都在想你是——”她控制住自己，“我是说，你的行动太奇怪。”

人们蜂拥而至，这是下午常见的人群。安德顿不顾人群，摆脱开他妻子的拉扯，“我要出去，”他告诉她，“趁现在还有时间。”

“可是——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人在陷害我，恶意的老谋深算的陷害。这家伙的出现是要来接替我的工作，参议院让他来接替我。”

莉莎注视着他，感到迷惑不解，“可是，他看起来是个好样的年轻人。”

“好得像条青蛇。”

莉莎的沮丧立即变成了怀疑，“我不信，亲爱的！你一直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。”她笑笑不得地说，“这是不可能的，说什么埃德·威特沃在大力陷害你。即使他想整你，他又怎么能呢？显然，埃德不会——”

“埃德？”

“这是他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她的棕色眼睛惶恐地一闪，显得很失望，她反驳说：“天啊！你是在怀疑一切了。你真相信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进去了，是吗？”

他考虑了一下：“我不清楚。”

她走到他跟前，她的眼神在责问，“这不是真的，亲爱的。也许，你应该外出几个星期，你绝对需要休息。所有这些紧张和创伤，都只是因为一位年轻人的到来。你的行为是偏执的。难道你没有看到？没有人在密谋反对你。告诉我，你有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吗？”

安德顿从裤袋里取出那张包好的磁卡交给她，“你仔细看看。”

她的脸色突然变了，毫无表情地喘着气，发出轻轻的叹息声。

“计划是一目了然的，”安德顿尽可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，“这样就给了威特沃一个马上赶走我的合法借口，而不必等到我辞职。”他冷冰冰地补充说，“他们知道我还有一些年好活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那将会使核查和平衡系统停止，犯罪预防将不再是一个独立机构。参议院将控制警察局，而这以后——”他咬紧嘴唇，“他们还会吞并军队。嗯，外表看来是够合法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会对威特沃怀有不满和敌对

情绪。没有人喜欢被一个年轻人来代替,而自己却被放逐到牧场。可是眼下这一切确实是可能的,只不过我没有杀害威特沃的任何企图,但是这些我又证明不了,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

莉莎默不作声,脸色发白,摇摇头,“我不知道,亲爱的,要是——”

“马上离开,”安德顿说得很坚决,“我现在就回家打点行李,这是我能够计划的惟一的事了。”

“你真的打算躲起来?”

“是的,如果有必要,就躲到人马座美国侨民星球上去。从前有人顺利地去过,现在我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作准备。”他满怀信心转过身,“回到里面去,你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回家。”

“你想我会吗?”莉莎沙哑着嗓子问。

安德顿大吃一惊,把目光投向她,“你不愿意?”然后他惶惶不安地轻声说,“不,我能看出,你不相信我,你仍然认为我在设计这一切。”他粗野地猛打那张磁卡,“即使有这证明,你仍不相信。”

“是的,”莉莎很快同意说,“我不信,你没有细看过,亲爱的。埃德·威特沃的姓名不在上面。”

安德顿有些怀疑,从她手中拿过磁卡。

“没有人说你打算杀死埃德·威特沃,”莉莎快言快语,声音轻而尖,“这磁卡准是真的,明白吗?它和埃德没有关系。他不反对你,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密谋策划反对你。”

安德顿十分迷惑而难以回答,他站在那里研究着这张磁卡。她说得对,埃德·威特沃并没有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列在上面。在第五行,清楚不过地打着另一个人的名字——利奥波德·卡普兰。

他疑惑地把磁卡放进口袋里。他一生中从未听说过此人。

3

这座房子有些荒凉。

安德顿开始为他的行程作准备。他的脑子乱极了。

有关威特沃的事,他可能错了。但他并不能完全肯定。无论如何,反对他的阴谋远比他想像的要复杂得多。也许威特沃在整个这出戏中充其

量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傀儡，他被远处一个隐约可见的人所利用。

让莉莎看磁卡是一个错误。毫无疑问，她会详尽地叙述给威特沃听。他永远不会离开地球，也不会有机会去发现一个边缘星球上的生命是何种状态。

在他一心思考的时候，背后的一扇门板嘎的一响。他从床上跳起，抓住了一件因日晒雨淋而退色的厚夹克衫，而面对着他的是蓝灰色A型手枪的枪口。

“你没有花很多时间，”他说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嘴唇紧闭、身材矮胖、站着不动、穿着咖啡色短大衣、带着手套、握着枪的男子，“她甚至没有犹豫？”

闯入者的脸上毫无反应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”他说，“跟我们走。”

安德顿惶惶不安，放下夹克衫。“你不是我局里的人？你不是一位警官？”

他被推到屋外停着的高级轿车前面，马上有三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围在他后面。车门砰的一关，汽车飞速向公路驶去，远离了市区。周围人的脸冷漠无情，使人想起越野赛车奔驰在阴沉昏暗的田野上一闪而过的场面。

安德顿仍然枉费心地想着已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意义。此时汽车已进入一条多车道的边路，转了弯，很快就停在阴森森的半地下车库里。有人喊了口令，咔嚓一声，重重的大铁门关上了，司机关掉了发动机。

“你们会对此后悔的，”当安德顿被拖出汽车时，他用沙哑的声音警告说，“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我们知道。”身着咖啡色短大衣的男子说。

在枪口胁迫下安德顿上了楼梯，从静静的车库走到铺着厚厚地毯的过道上。很明显，此时此刻他处在一所豪华的私人别墅里，别墅好像坐落在遭到战争破坏的乡村地区。在过道末端处，他能隐约看到一间房间——满屋子都是书籍的书房，不过装饰得过于引人注目。一个男子坐在那里等着他，男子的脸庞的一部分罩在灯光阴影之中，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。

当安德顿走近时，男子紧张地用手指把无框眼镜推了一下，舔了舔嘴

唇。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约有七十来岁或者更大，手中有一根细长的银质手杖。他个子瘦长而结实，态度严峻，瘦小的头上仅有一点点灰白色的头发，头发经过仔细梳理，泛着光泽，一双眼睛十分警觉。

“你是安德顿？”他气势汹汹地问，一边转向穿着咖啡色短大衣的男子，“你们在哪里抓到他的？”

“在他家，”那人回答，“他正在准备行李—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的那样。”

写字台前的男子明显地抖了抖身子。“准备行李。”他摘下眼镜，猛地把眼镜塞到盒子里。“你说，”他生硬地对安德顿说，“你出了什么事？你是治不好的精神病人？你怎么能杀死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？”

安德顿突然意识到，这个老头就是利奥波德·卡普兰。

“首先，我得问你一个问题，”安德顿迅速地说，“你明白你干了什么吗？我是警察局长，我可以把你关进监狱二十年。”

他还要说下去，但一阵突来的惊愕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你们如何发觉的？”他问，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藏着磁卡的口袋，“不会有另一张磁卡——”

“我不是通过你们的机构得知的，”卡普兰愤怒地打断他，“你从未听说过我，这不奇怪。利奥波德·卡普兰，联邦西方集团同盟军的一位将军。”他不乐意地补充道，“自从英华战争结束，联邦西方集团同盟军队废除以后就退役了。”

这是符合逻辑的。安德顿以前就曾怀疑过，军队为了保护自身会加工复制磁卡。他稍微放松后问：“行啊，你们把我弄到这里，下一步呢？”

“很清楚，”卡普兰说，“我并不打算杀了你，否则将在那可恶的磁卡中有所显示。但我对你很感兴趣，我几乎难以相信，像你这种人居然会冥思苦想着残酷杀害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。这里面一定有更多的文章。坦率地讲，我迷惑不解。假设这代表着警察局的某种战略——”他耸耸不宽的肩膀，“可以肯定，你不会让我得到复制磁卡。”

“除非，”旁边一人说，“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阴谋。”

卡普兰抬起那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问安德顿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确实是这么回事，”安德顿说。他很快明白了，他所想像的事是千真万确的，而坦率地说出来是会有好处的。“磁卡上的预言，是由警察局内

一小撮人精心制作的。磁卡是伪造的，而我则落入了圈套。我自然丧失了我的权力，我的助手进来，宣称他用普通的有效的犯罪预防法防止了这起谋杀案。无须说，现在没有谋杀案了，也没有谋杀意图。”

“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不会有谋杀案，”卡普兰严厉且肯定地说，“因为你将在警察局内监禁，直到我把事情弄清楚。”

安德顿感到了恐慌，反对说：“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？如果我被监管在警察局，我将永远不能证明——”

“我不管你证明或不证明什么，”卡普兰打断他，“我感兴趣的是让你靠边站，”他冷冷地补充，“为了我自身的安全。”

“当时他正准备逃离。”有人插话。

“这是真的，”安德顿说，脸上淌着汗，“一旦他们抓住我，我就会被关进拘留营。威特沃会替代我，全部接管。”他的脸阴沉下来，“还有我的妻子，他们是一伙的，一切都是明摆着的。”

卡普兰似乎犹豫了一阵子。“这是可能的，”他承认，一边镇定地看着安德顿。然后，他摇摇头，“可我不能冒险。如果这是对你的陷害，那我很遗憾。但这不关我的事。”他淡淡一笑，“不过，我祝你好运。”他对众人说：“带他到警察局大楼，交给最高当局。”他提到了现任局长的姓名，等待着安德顿的反应。

“威特沃！”安德顿的回应，他难以相信。

卡普兰仍在微笑，转过身，咔哒一声打开房里的落地收音机。“威特沃已取得权力，很明显，他准备干一番真正的事业。”

一阵间断的嗡嗡声，然后突然一种声音响彻整个房间——一种专门的宣读已准备就绪的通知的声音：

“……警告全体公民不要隐藏印在通知上的这个危险人物，也不要向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。一个逃脱的罪犯会随意且能够实施暴力行为，这种特殊情况在现代社会是独一无二的。因此，现特告知全体公民，在追捕约翰·爱立信·安德顿时，凡没有与警方充分合作的人，根据现行法律，将受到牵连。重复一遍：联邦西方集团犯罪预防局正在搜寻前任局长约翰·爱立信·安德顿。通过犯罪预防系统的方法，该犯被宣布为准杀人犯，因而他丧失了自由权和一切特权。”

“这没有花很多时间。”安德顿自言自语，他吓坏了。卡普兰关上收音

机，广播声就消失了。

“莉莎准是已跟上他了。”安德顿痛苦地沉思着。

“他为什么要等？”卡普兰问，“你讲的我已经很清楚了。”

他向众人点点头，“带他回城里，他在我这里我感到不安。在这方面，我要同威特沃局长齐心协力，我要使他尽量保持中立。”

4

寒冷的雨水打在人行道上，汽车沿着纽约市黑暗的道路朝警察局大楼驶去。

“你应该明白他的用意的，”一名男子对安德顿说，“如果你处在他的位置上，你也会这样做的。”

安德顿面带愠色，眼睛直盯着对方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”这人继续说，“你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，数以千计的人都去了那个拘留营，你不会孤独的。而且，你也许会不想离开那里。”

安德顿无望地看着被雨清洗过的人行道上来去匆匆的路人，他没感到有什么强烈的情绪，他只是意识到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疲劳。他愚笨地查对街道的数字：他们正在驶近警察局。

“这个威特沃似乎很懂得怎样利用机会，”有一个人很健谈，他问安德顿，“你以前见过他？”

“我们认识不久。”安德顿回答。

“他要你的工作——所以他诬害你，你信吗？”

安德顿做个鬼脸，“信不信？这有意义吗？”

“我的确感到奇怪，”那人冷漠地看着他，“这么说你是前任警察局局长。拘留营里的人将很高兴看到你的到来，他们会记得你的。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安德顿同意。

“威特沃的确没有浪费时间。卡普兰运气好——有这样一位负责的官员。”那人几乎同情地看着安德顿，“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阴谋，呃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伤害不了卡普兰身上的一根汗毛。历史上第一次犯罪预报出了差错，一位无辜的人被一张磁卡所害，当然，可能还有其他的无辜者——

对吗？”

“这很可能。”安德顿无精打采地认可。

“可能整个机制都有问题了。显然，你是不会犯谋杀罪的，而且你们中也没有一人会犯谋杀罪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告诉卡普兰你不能被关进拘留营的理由？你希望证明机制错了，是这样吧？如果你愿意谈谈，我不介意接受新观点。”

另一个人斜靠着问：“这里就我们三个人，来，说说，这真的是种阴谋活动？你真的被陷害了？”

安德顿叹了一口气。此刻他自己也无把握，也许他陷入了密闭的无意义的时间循环中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起点。事实上，他几乎时刻准备承认，他是萎靡的神经质幻想的牺牲品，这种幻想是由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性所形成的。不用战斗，他愿意自首。他身负重物，精疲力竭。他要同不可能的事作斗争——而所有伪造的磁卡对自己都是不利的。

轮胎发出的尖叫声惊醒了他。大雾中突然冒出一辆重型运粮车，直接横在了前面巷子里。司机猛踩刹车，但还是太晚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汽车刹住后，一瞬间倾斜摇摆，最后车头撞上了运粮车。

安德顿下面的座位弹了起来，他的脸撞在车门上，他感觉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。他脸色苍白躺倒在地，透不过气来。他想摸摸膝盖，但动弹不得。某处劈里啪啦的着火声在凄凉的气氛中回响。

从车外伸给了他一双手。他渐渐地醒来，知道自己被撞到门缝处，厚厚的座垫被抛向一边，他发现自己拉着那双手站了起来，身子全斜靠在黑暗中的一个人身上，他被带到离车不远的巷子的阴暗处。

远方，警笛在尖叫。

“你会活着的，”耳边响起一句低沉而紧张的声音。这是一个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，既不熟悉又很刺耳，“你能听到我说什么吗？”

“听到。”安德顿说。他拉开衬衫上被撕破的袖口，面颊上一处伤口开始抽痛，他尽力调整自己，“你是不是——”

“不要说了，听我说。”这人体格强壮，有点肥胖，他的一双大手抓住了安德顿，把他靠在大楼的淋湿的砖墙上，以躲开雨水和燃烧着的汽车火光。“我们只能这么办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惟一可选择的路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认为卡普兰会让你一直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中的。”